
四庫全書
集部

公是集卷三十五

宋 劉敞 撰

序

送從父弟斁序 斁為蘇州戸曹掾二父舊治也

吾聞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非仁者以吾一日長乎爾莫爾告也不可昔者莊生有言吾甚善之其言曰形莫若就德莫若和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又曰内

直者與天為徒外屈者與人為徒嗚呼知此可以無怠矣就而入者不可以羣和而出者則掩上也內而不直則其中不立外而不屈則衆厚怨之夫智無小也學而已矣官無小也敏而已矣知學不病知敏不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猶足恃也又況泰伯季子之國伯父叔父之所舊治者哉爾其以此矣

送王舒序

由中國入揚越五千餘里其地隘絕號為一人守險萬

人莫攻盖自秦漢亂時則然今宋德一致夷以為郡縣人民反習筆墨歲貢士比中州為多南北人往來商貨財吏送故迎新旦暮不絕若夷徑然然猶山行不能度車馬依草木巖壁極上復下斗絕無漸毒蛇狼虎據要處為害或時瘴霧昏闇發于草莽早哀暮年易以致病其川行不能勝百石下瀨漂激聲氣洶駭船石礧浪隱嶙乘波水奔逝不能正目篙工一舉手不得所輒碎散沈溺不可援拯故北人去者常惴焉今王生治裝正歸

閩中無難色出門取道無畏辭豈王生其土人能習之哉其怚音麁悍不避虎狼灘瀨之惡甘從事哉王生之意思于歸見其親猶方壞水決菑揵簣土不能遏故接淅而行尚何顧險乎雖然王生惡得勿重其身哉親憂亦憂親喜亦喜曾子也事親有道而信乎友孟子也王生不道曾氏孟子則已茍道之王生欲行者何以異茲吾聞吳越多奇士者也王生如得其人而與之游吾又將賀王生之信于友而獲乎上也

送江鄰幾序

古今為左氏者衆矣功名之士則尚權變詞辯之士則貴文章數家則隆讖緯小學則工文字亦徒祿利存焉若夫大不為功名細不為詞辯不偽于讖緯不衒于文字居今之世無有祿利之勸而治左氏者惟獨鄰幾鄰幾之學則可謂得乎其性而出乎其心矣雖然吾聞君子之學者貴其為道也非貴其為名也貴其適于聖人也非貴其愈于衆人也夫澶漫而無家閉絕而無宗此

今世之儒固非矣有家以相訾也有宗以相奪也此漢世之儒庸是乎然則鄰幾何說焉故謂鄰幾盍為春秋夫春秋者五帝之所以化三王之所以治禮可以起義可以制者也一之于仲尼則得之一之于左氏則失之而鄰幾猶固以不然昔蘧伯玉盖年五十而五十化鄰幾然以吾言寘于耳東南將有賢者乎吾願子評之將無賢者乎吾願子復之子之化也何必五十吾敢以此為贈

送梅聖俞序

昔者邊鄙無事士大夫恥言兵聖俞獨先注孫子十三篇獻之可謂知權矣及其有事士大夫爭言兵或因以取富貴聖俞更閉匿不肯利害可謂知道矣夫聖俞前非勇也知天下忘戰之必有憂也後非怯也知功名之說勝則獘教化也聖俞之任其身不輕矣世人其若聖俞何哉某少聖俞十六歲然聖俞與我為友所以從之游常恐不足今聖俞應聘許昌某以事留京師不得偕

行也古者贈人以言吾何以贈子乎明乎之趣以示人不欺耳鳴呼世有君子者以我為知言矣于聖俞無負焉

送蘇安上序

莊子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可謂盡于理矣今夫學者守一先生之言則自以為有餘其以干于世則自以為足矣濟天下不幸而不得則自以為不若人是以有憤怨之色是以有鄙倍之氣是以有戚嗟之聲若是其得

也不足以便人其失也足以傷身豈不可憐哉曩者安上嘗舉于鄉名稱甚高亦得矣而曾不喜其意乃恥所以舉者非已之學也今斥于有司名稱甚屈亦失矣而曾不慽其意乃推所以失者非已之時也苟不安于道達于命遠于利能若是哉嗚呼明安上之意以語衆人乃得笑焉明安上之意以語賢者吾庶乎無取友之過吾請以此為上賁

送王生序

王生嘗過劉子劉子弗謝也聞其將之京師受業太學往送之門而告之曰吾聞贈人以其幣也弗若以其道也資人以其貨也弗若以其言也今子進于藝矣而遠行吾毋以贈子雖然子之學也將學于道乎將學于利乎將道與利兼存之乎其毋乃貌為道而情為利乎何子之汲汲不憚煩哉反修而身反寧而親反友而兄弟夫道已至矣人有非子者乎且夫古之君子之學也慎其所以為號其仕也慎其所以為名是以其號可傳其

名可信也今之君子則不然其學也託號于仁其仕也寄名于義是以其號不可傳其名不可信也故學者至乎鄉原而不自覺仕者至乎兼愛而不自恥嗚呼慎之哉道術既為天下裂矣子毋寡吾德而輕吾言哉榮子之量爾

送楊鬱林序

鬱林名郡也太守尊官也其任不輕矣然而當拜者輒以炎瘴霧露為解天子以謂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無

憂國之風皆置不用而詔丞相擇刺史之賢者使舉奇偉倜儻之士以充其選于是大人部荆州詔書先至則以楊侯聞天子可焉遂自郡從事遷廷尉丞假五品服以行别賜錢十萬衆皆榮之然楊侯既受命退而治裝汎然不以為喜聞嶺海之説風土之異漠然不以為憂如他日焉人皆曰楊侯矯亢人也嗚呼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為官擇人後世之所以不治也為人擇官彼庸庸之臣志得意滿坐而養交以饕富貴真若長者一旦有

境外之事憂畏首鼠堅以死避世常有之夫不可使往

春秋貶馬若無君子何以矯也吾以楊侯矯世之君子

春秋之徒歟推此心也雖在山海之外而加千乘之國

其有難治哉于其行序以贈之

送邵賢良序

墨譏儒以言命夫儒者豈好言命哉古之賢多所說而

不見鈎用多為善而不得升舉幸而說合善取則齟齬

乖戾卒敗其功而後已是類有若天為之者故推其窮

而歸于命孔子之相魯也孟子之仕齊也賈誼之用漢也樂毅之用燕也功施矣而不待究名達矣而不得遂皆天也茍出于天者又曷怨乎今邵氏舉賢良天下之人舉賢良者不獨一邵氏然而邵氏無媒援于世猶奮于畎畝之中則邵氏誠賢良也今之時太平而士務進故山海之士無伏匿以不伏匿之士遭舉賢良之時士至者必多然而有司擇之邵氏之外不能滿三可謂精矣夫合天下之士觸有司之情雖十册之其勢不為人

後亦明甚于是而不獲命也是功施而不得究名達而不得遂者類也事雖失圖其自致卓然之風猶足以暴于後生昔公孫子前舉賢良不見用後舉賢良為第一夫公孫子非愚于前智于後也曩日之晝猶今日之務也前見絀而後見寵者遇不遇之時異也已適不適雖智無益已適當遇言必見可皆非人力所能為也而命非乎故惜郤氏之未逢者宜推之于命而致乎勿憂致乎勿憂者本乎儒者之道者也

送劉初平序

讀書而講道據權而涖事其功德易以及民孰若士大夫耶然而天下緤組垂紱爵上聞者無不慕山林之士而願與之齊爲山林者踧然若固當也此其故何哉豈朝廷之士真可薄山林之士真可高彼何予之而不辭此何受之而不讓乎亦曰不汙于利不近于恥不親于憂不煩于事苟與乎此者無不慕焉如此雖糠粃乎堯舜無非者矣若劉生者豈真士大夫所慕者耶其游遍

公卿無往而不若舊相識使汙于利近于恥親于憂煩于事而能爾乎往者朝廷喜求才拔草野有出茅屋任諫大夫者後太平益厭懈人亦益近薄故蒲草珪璧往往流于瞽叟而詔書亦輒以先生處士寵之欲以致後人令劉君好史書語當世事有權變又博識多前知為士大夫所稱而未聞有以舉應詔者何耶事固有難知者哉行矣入於越識將見范公願以告曰斯道也將亡矣苟相天下也而能勿興此乎

送焦千之序

君子之學也至于自得而已耳智足以經天下而不慮論足以合當世而不言仁足以懷萬物而不憂非可憂而不憂也憂其所憂不憂其所不憂今世之士皆不憂其憂而憂其所不憂舜之陶伊尹之耕太公之漁至矣當是之時洚水滔天懷山襄陵下民其咨而舜不慮桀作淫侈慢神虐民並告無辜而伊尹不言紂脯鬼侯醢鄂侯殘賊仁義而太公不憂此一聖二賢豈自遠于人

哉德有守任有職以道援天下枉尺直尋而不為者也夫不汲汲于世者固世所汲汲焉不汲汲于世者乃可以大行王者不作聖人之道衰于是乎有宋墨之學以救攻止鬬有蘇張之學以排患折難有孫吴之學以强國勝兵有商管之學以長材足用外託號于仁以邀利内寄名于忠以干權嗟乎道之所以不明也學者衆而達者寡得之者喜失之者憂吾安知夫得之非失而失之非得歟吾又安知夫喜之非憂而憂之非喜歟是以

君子慎所學惟至于自得而已耳焦生既學于歐陽公
因北游京師京師賢智之所聚也伎能之所試也變化
之所出也生其務自得毋枉道憂天下之憂以翹于人
憂天下之憂以翹于人人將謂生宋墨也孰與勿學吾
亟得見焦生于歐陽公之門美生之志足以造于道而
不流于俗于其行也贈之以言

送謝希樂學士赴闕序

學者稱仁義必歸堯舜堯舜聖人也當時之行事在二

典者孔子叙之矣其君臣之言吁命以成不忮不疑熏然太和以有鳳鳥之符嗚呼何純古粹至若此爰及商周其道德雖不與堯舜偕比然史之所載聖人述焉後世誦以為經師師相傳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盛莫之失也及兩漢受命史臣奮力以書于策然由無聖人裁之襃貶不中學者不宗師況又無兩漢之美者可道也哉今天下康乂無興于古而天子以堯舜為法所踐所言合符前王則史官左右所記注得不宜盛而推之于

聖人乎前日謝公處此任天下共美之今公之朝也人又以宜代天子言者也夫代天子言者豈不欲制度詔令如堯舜三王坦然措之六經乎嗚呼人今以堯舜之道責公公雖欲强而辭讓不可公能思之裁之推之明之則史之所記宜在彼二者之間矣此可謂國家大務凡號儒者得勿喜乎尚志之及乎此毋留公行三月某日序

送福州文學蜀人范宗韓序

蓋君子之仕也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夫文學之位可謂賤矣其禄可謂貧矣是范生所不得辭也范生蜀人為古文章有名或薦于上上以福州文學處之范生于是攜其妻東南出巴峽以趨海濵嗚呼太平以來治貴和同四方之士未有特起而起者也及其多事而年少羣不逞之人逃奔蠻夷為之謀主以病中國由是隱居之賢以名高見疑稍稍就吏矣其禄雖寵囚之實也其籍雖仕竄之實也豈可謂非命也哉吾嘗游福州識

張宜太和詡詡老儒也其為人介而不別同而不流是以不為世俗知亦不為世俗患乎往從之乎又何陋哉

送滍況序

士不遇者隱可也古之所謂隱者非求異于人將以同于人是故擇可以託者名焉因可以利者惠焉資可以養者食焉彼且索之以其智任之以其材則術深矣守之以其誠達之以其識則志廣矣詹何之釣至于可以為邦庖丁之解牛合桑林之舞嚴君平之卜筮蜀人以

化世豈知所以隱哉潘生始以進士舉既不偶故去而治醫夫醫者世特患其無常潘生之醫合色脉立經紀平權衡序清濁其有所治猶掇之也可謂深矣是其所以索之者固精任之者固良守之者固明達之者固遠歟是古隱者之志也夫士屈首受書出于蓬蒿之下者必有濟天下之心幸而在位拘文法顧利害至于白首或未能活一人今以醫故歲所活輒數十百千此兩者責孰為深功孰為多潘生之隱于醫可以無譏矣于其

行序以贈之

送從兄赴選序

從兄居鄉里執耒耜耕者殆三十年衣食未嘗充旱乾水溢稍喪其土則乞于鄉黨鄰里以養其親家君聞而憐之適曾上郊推恩得任子弟從兄以是為郎又三年將西之京師見子于襄濆海上其色焦然其髮班班然其足踽然病矣嗚呼前此者兄知勞力而已後此者又將勞心古之人所謂生為役者一身而二任焉其有不

病乎雖然吾聞之惟知道者可以不憂兄其亟為學其猶可及壯也

送新安尉張詵序

古者諸侯制有其國惟卿命于天子命于天子者不名于春秋以尊之也今也不然公卿大夫出為方伯州牧者得行古諸侯之事不得行古諸侯之權其吏也天子置之諸侯之所得為者貢士而已貢士多者數千人少猶數百人拔其尤者聞于上其大率十取一然而會于

尚書者亦不減數千人有司雜試其藝第其能者而聞于上其大率亦十取一然而進于天子者裁數百人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精矣天子又親試其言而校之退其不中程者録其中程者則益加少矣故凡拔于鄉攷于尚書策之廷中非其才千百人之尤也莫至焉如是而以爲士以佐諸侯以治天子之民其不輕而重也亦明矣是春秋所不名者類也然而或以爲小者彼自侈其才而負其氣不度柳下惠以予觀之不然夫天

下有事執干戈之卒瞋目語難破堅陷敵出萬死一生之計奮不顧後可以朝弛擔而暮析圭儒者辨武厲精馳意應變語奇以恫愒當世之權可以立談而取公侯勢激之然也及其無事將攷以文采詢以制度與之揖讓以行禮可者斯與之焉不假時以為勢不資辨以徼用其言必合于先王其德必蓄于其躬故仕者難也不得以畀為恥然則能勿重乎令晉卿既自能力于其術以取尤于千百人又能順天子佐諸侯治其社稷人民

之事是柳下惠之智也茍順是而行之其獲于邑人而得于諸侯聞于天子也易矣其于高爵若詔擯而上諸堂孰能禦之吾知天子之命大夫士于春秋有重也故為之序以贈

送湖南安撫某使君序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蓋自古記之矣以堯為君以舜為相而有三危之誅以舜為君以禹為相而有羣后之師此非其德不至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則聖朝獨得已

而已之乎夫苗夷異類異焉其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猱狖也山林之與居鳥獸之與羣其險阻幽絶非人境也然而驅中國之士衣三注之甲負弩荷戈加糧糗其上夜則冒霧露晝則負赤日日夜不休與之馳逐是以難也然則雖欲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修堯舜之義明布其德而彼將自服其次嚴兵以守之絶其抄畧之路而勿為深入之師其次誘而致之使去其穴則困可取也若夫恥不能追而探其巢不為致人而致

于人釁于勇而齒于禍可進而不可退是以用師僥倖也非國家之利也顧使君不為昔者三苗之事益贊于禹故其功烈垂于後世而莫得過焉世不可誣安知後來者之非益也將在使君所以達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送湖南運使慎學士序

景祐四年七月詔以其叔父為湖南轉運使明日詣閤門疏曰荆湖去京師蓋數千里其地于古為三苗有彭蠡洞庭大澤之險而其南蠻夷與國為境凡風雨明晦

率常蒸毒易以疾病而臣母老不可往惟陛下哀憐未報又上奏曰臣不敢憚遠恐羈縻南方以為老母憂則死有餘恨臣本三司判官今誠得罷所領獨校讐祕閣資以其暇奉親不勝幸甚制曰可更以慎公為湖南轉運使當是時尚書郎在荆湖察獄者以不迎親之官為會稽太守劾舉見責問而叔父以母老故辭内外任以求在左右朝廷以為美談而慎公在書館三十年前後佐大司農為外郡守亦十餘歲勤勞久矣乃得此任士

大夫以為少而公處之無慍色嗚呼古所謂各行其志者歟孝者念其親而忠者念其公者歟念其親者忘其禄念其公者遂忘其親歟詩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念親之謂也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念公之謂也天子以此命其臣而其臣又用此以報天子欲求内外之不治風俗之不劭不可得也若夫吏道之端民事之情教化之本徵賦之法孰為賢而不識此者未足以贈也故于公之行語所可頌者為來者法焉

公是集卷三十五

公是集卷三十六

宋 劉敞 撰

記

天台山記

汝陽地理書有天台山在今縣北三里所其高尺餘傳自古至今莫有能損者其上土其下石也亦曰天中山以為豫州于四方最中汝南故刺史治于豫州亦最中

是山于汝南又最中蓋處天地三萬里之極自古考日景測分至者皆莫正于此以是名之其傍有祠其主山也其神爲蛇黑文而赤章其見無常或修或短或幽或明民有不恭事不信不飭則變怪動之其地居乇營營之士歲時獻享之夏丞相之爲此州嘗親至其處祝曰蛇若使吾見之吾力能大而祠莫見丞相去未能數十步遂見從騎多見者猶蛇也其脩尺丞相亦遂不復顧然吏民亦以故加嚴畏之或夸誕過其真要之有山之

名無山之情而民不厭以山稱之盖得四方之中易所謂地中之山謙尊而光卑不可踰者也故作記表其地

雙廟記

淮西于古為豫州唐武氏改制稱受命諸李多失職越王正以刺史與所部兵討不當立既而兵敗王自殺吏蹤迹黨與窮治之數千人皆列大逆于時武氏方以刑立威大臣坐飛語不問曲直皆族夷以故知越事多濫無敢救者狄梁公為刺史獨倡言脅從非首惡不當坐

奏疏免之竟全此數千人其後百餘歲當憲宗時豫州己更號察節度使吳元濟據城反天子引天下兵征之不順攻之不勝戍之不服丁壯苦軍旅老弱疲轉餉士大夫咸共怒而將顏將重將古將武將道四面擊之以盡力戰盡誅為意而李太尉獨任智策夜入其城縛之不殺一人所以使百姓復見禮義脫于戮死嗚呼梁公可謂賢相太尉可謂賢將矣其恩厚其施博尸而祝之不亦宜也哉開元中刺史元通理始作感德碑載梁公

之仁其後段文昌作平淮西碑明太尉之功而俱不為祠堂使民無所追享宋興八十載知軍州事王質詢問其故歎曰善為後慕之也豈可使二公不祀哉度地以作廟與室而同宇南面上左未及成質遷又十餘歲數換守帥莫克就者今太守至遂就之庭宇甚設儀衛甚飾歲時報焉水旱禱焉嗚呼德之不朽者如此夫使凡相者而皆若梁公則治安得不平使凡將者而皆若太尉則功安得不成然則廟此者非徒思昔人而已亦為

來者允蹈之也不可不刻石以謹其始故于是乎書質者丞相旦弟子清淨慈惠為政不煩苛官至天章閣待制尚書郎中所居見稱云某月某日劉某記

王沂公祠堂記

齊魯雖皆稱貴文學尚禮義之國然其俗亦與時升降小白右功力任權數則其敝多詐智伯禽尊尊親親至其衰也洙泗之間長幼相揖讓其失蓋以遠矣然仲尼稱之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由此論之非明

君賢師扶世導民孰能反其本哉五代之亂儒術廢絶宋受命垂七十年矣天下得養老長幼無兵革之憂庶且富矣然未有能興起庠序致教化之隆者也自齊魯之間弦誦闕然況其外乎丞相沂公之初守青也為齊人建學其後守鄆也為魯人建學由是二國之俗始益知貴詩書之業而安其性之所樂老師宿儒幼子童孫粲然自以復見三代之美禮讓日興刑罰日衰嗚呼君子之盛德大業哉孔子所謂至于道者非耶沂公薨于

郫且二十年郫人愛慕而悲思之僉曰不可使文正之德不享于世前太守錢公子飛聞之因即學宫而建祠堂以稱士大夫之意錢公去位之五年堂乃成其廣若干脩若干崇若干凡皆錢公之素也甘棠之詩曰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亦諸侯之正風哉序其語于石以詔後世又作登歌一章并刻之云文武維周天命郅隆孰相其成周公太公周公冢宰太公尚父遜厥碩膚惠于齊魯維此齊魯聖賢之緒尊德樂道四方爰茹不振不競

靡則靡定既晦而明在我文正天子是毗諸侯是師賦政于外俾民不迷乃設學校乃敦詩書翼翼齊魯若周之初二公之位文正履之二公之治文正以之周歷千歲二公實使之文正之功後亦將似之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我作此堂以告無斁

待月亭記

春卿劉侯監兵于兗之明作作新基移舊亭于園池之廡名之曰待月一日燕賓友之酒三行客有長揖主人

請問待月之旨答曰先是置有西園園有舊亭昔人尸之荒榛與并栖雞于垣閑馬于楹或寢以羊或宿以兵有風至止林籟少清有月來思池光不盈一日植尺于園縱觀而嘆曰景物否閉久矣將祈泰于予乎由是呼卒夫具畚梮輂糞穢鉏蔿芽一之日培竹與松育美材也二之日浚池及泉養清德也三之日因池土以封其基四之日即亭材而廣其構不役于民不擾于公以濆于厥成魯山巖巖惠我蒼翠魯水湯湯遺予潺湲而又

周公之字仲尼之鄉聖賢遺蹟盡畫于壁若有神物陰來相之或疑化工私以與之夫亭以池遷盡能事也月以水鑑取善類也予今是亭西南去天空曠千尺不植草木為月之地若秋之夕夏之夜素魄初上納于清池嬋娟淪漣相與為一如金在鎔如圭在磨忽憶湘江之流若洞庭之波登斯亭對斯景發吾之浩歌則待月之名不有當歟主人之詞既畢客有舉觴而言曰春卿吾聞士閒燕相與言則及仁與義又曰文武之道未墜于

地在人賢者志其遠者大者君今揭亭待清月宜乎禮賢材廣賓友求仁義之説與文武之用內則思建明堂興辟雍與三代之故事外則思復河湟平薊壤續漢唐之舊服用之則為事業為功名垂光冊書不用之則有乎在道以畜其實與夫晏安之流遊西園寢北堂同心而異志焉主人曰晉人善禱或譏輪奐周人落成秪美寢興吾子博吾以王道勤我以功名君之言古人不如顧謂敞曰先生業文為我書今日賓主之辭與亭成之

歳月敞固不讓云

東平樂郊池亭記

古者諸侯雖甚陋必有苑囿車馬鐘鼓之好池臺鳥獸魚鼈之樂然後乃能為國非以娛意崇不急也以合士大夫交賔客賢者而同吏民也蟋蟀山樞車鄰駟驖有駜之詩是已不然則㲄㲄者墨術也不侈于禮樂不睴于度數曰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亦瘠矣夫東平葢古之建國又有州牧連率之政于今為重其地千里其四封

所極南則梁東則魯北則齊三者皆大國也其土沃衍其民樂厚其君子好禮其小人趨本其俗習于周公仲尼之遺風餘教可馴以詩書而不可詭以朱墨詭以朱墨鄙矣鄆故有負城之園其廢蓋久士大夫無所于游四方之賓容賢者無所于觀吏民無所于樂殆失車鄰駟驖有駜之美而況于蟋蟀山樞之陋敝以謂非敦詩書節禮樂之意也據舊造新築之鑿之增之擴之營之闢之有堂有臺有池有榭有塢有亭有館有南北門堂

曰燕譽臺曰陳戲池曰芹藻榭曰博野塢曰吾竹亭曰玩芳館曰樂游南門曰舞詠北門曰熙春其制名也或主于禮或因于事或寓于物或諭于志合而命之以其地曰樂郊所以與上下同樂者也其草木之籍松梧槐柏榆柳李梅梨棗樗柿安榴來檎木瓜櫻桃葡萄太山之竹汶丘之篠嶧陽之桐雍門之荻蒲圃之檟孔林之香草奇藥同族異名洛之牡丹吳之芍藥芙蓉菱芡亭蘭菊荇茆可玩而食者甚衆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

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吾其敢自謂賢乎抑亦庶幾焉後世將必有追數吾過者矣吾請以此謝

漢中三亭記

五年伯父以選為興元既至平獄訟時賦役協羣吏程百工政事備舉矣明年作廡讓弭節漢三亭于是相攸面勢或因或創高其閈閎厚其垣墉謹其塈塗以交賓容以休王人以燕僚友屬役于其貳將侯瓦木之費不出于府而財有餘板築之任不求于民而力有餘壯麗

之度不越于法而巧有餘處者欣欣來者熏熏而是歲大有年禾合穎木連理牛兩犢百姓胥慶吏請著記患不得其說伯父因舉圖授某某以為凡南面而聽治者皆公侯公侯之于其國有所興無不記者其在春秋作南門新延廏築王姬之館或以得其制書或以得其宜書或以得其時書嗚呼聖人治天下必自人道始而世或以為不然靳于財嗇于力陋于禮故郡國廢送勞之節簡燕豫之樂夫興元固都會也使四方之賓來而

無所于接三監之大夫至而無所于息執政之士勞而無所于游又何以觀政也哉作三亭而可以觀政非得其宜乎有因有創因者無絶也創者無侈也非得其制乎不傷財不害民而歲以有年非得其時乎是三者有一焉固書于春秋矣况其參也哉某請進此說以示後世之君子後世之君子將大有得于三亭焉爾若夫風土之樂山川之美耳目可及者不足道也某年月日某記

歲寒堂記

天聖中伯父為蕭山去十二歲而吾弟和亦為蕭山蕭山之人固望而喜矣和至官盡復修伯父之政而不敢有加焉居數月作歲寒堂者故便廳之廢為庖者也因其牆壁而堊墁之因其棟宇而端治之因其松竹而封植之為之為之令名以寵嘉之而吏民乃皆喜曰果也吾侯善起廢者縣故無射堂和乃益其東偏作求己亭以交賓客接賢者修弓矢射侯之禮而從之游者皆驩然忘

歸或游揚侯聲浸尋達于淮泗之間長老聞者咸悅和于是欲記其指于石以示越人吾曰凡有百里之地者皆曰國君國君之所為百姓之所視也將由乎愛民勤政之為乎則百姓喜將由乎廣己造大之為乎則百姓怨是故不可不慎也今和歲寒堂能使吏民信之作求己亭能使賓客樂之是亦足稱矣始伯父為蕭山鑿鄭渠以便國漕歲省度支錢累百萬而不名其功君子以為難百姓歌美之今和益樹政又能使百姓不忘者吾

見歳寒求已與鄭渠偕矣嗚呼吾因此又有感者凡天下之事先王之政其已廢可起如歳寒堂者衆甚凡當世之俗聖人之禮其已忘可舉如求已亭者亦衆甚誰為君子果而行之乎此非今所得及也姑以書于石達吾心焉爾慶歴三年十一月劉某記

欣欣亭記

劉子作欣欣亭先是弘農楊興亦為欣欣亭自為之記序其所以欣欣之意或曰子之欣欣楊之欣欣歟劉子

曰否可得聞歟劉子曰何為其不可也吾得所以居此者達亦欣欣也窮亦欣欣也富亦欣欣也貧亦欣欣也人知之亦欣欣也人不知亦欣欣也欣欣之實盡于此矣吾又嘗聞夫戚戚之實未盡于此嗚呼戚戚之實窮亦戚戚也達亦戚戚也貧亦戚戚也富亦戚戚也人不知亦戚戚也人知之亦戚戚也窮而戚戚者為達也達而戚戚者其又有大不達者存貧而戚戚者為富也富而戚戚者其又有大不富者存人不知戚戚者為知也

人知之亦戚戚者其又有大不知者存嗚呼吾敢為戚戚毋欣欣乎吾請以欣欣之實為終身之居豈直亭也而道之哉

伯父寶書閣記

初伯父以尚書郎致政歸築室于蘇之長洲曰吾昔為之辛矣賦役吾未嘗不均也因其力而時使之獄訟吾未嘗不謹也察其情而恕思之人皆思我後世居之安室既成聚書數千卷覆以重閣指之示子孫曰此先帝

以賜先子者也此先子所以教後嗣者也吾嘗以此事親以此事君矣行年八十無悔于心者今以遺汝吳中士大夫聞若言皆記以為惇史某以為古之君子莫難于擇所處擇所處而當故令聞長世其身休焉伯父之卜居也于人之我思其遺子孫也以己之事親與君而歸于無悔心忠信學問而已矣牛羊倉廩金玉之富不預焉頌不云乎在彼無惡在此無斁雖龐氏之義何以遠過于是名其閣曰寶書閣而刻其語于石使後生有

述焉若夫棟宇之制奢約之度智者可以觀其則仁者可以見其志非為者所及也嘉祐三年正月右正言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某記

三瘠茅記

古之祭祀無不用茅者而至于封禪則必三瘠茅以為神藉三瘠茅出于江淮之間蓋非其地不生而江淮之間則皆楚越國也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自三代之君莫不患之故封禪者必三瘠茅其意以為能服

楚越使以其職來貢則三脊茅可致三脊茅可致而封禪乃宜矣古之人非輒貴異物也事理相起知其必然爾周衰齊桓公霸天下其功大而自矜欲遂封太山故管仲亦以三脊茅止之是所以不能致者也三脊茅既非世所常玩又封禪之禮希闊不講故學者往往不能得其名先帝將封太山責三脊茅于荆荆人莫識有一老父識之然後得貢于天子天子竟至太山而還以老父為有人助賜九品之服嗚呼非明天子不能封禪告

成功非封禪無所用三脊茅久矣天下之無明天子也彼其不為時用可勝言耶余令畫工圖之以示學者

壺公祠大樹記

壺公祠在縣西北十里其中庭有大樹絜之蔽牛壺公者費長房之師當東漢時賣藥汝南市中歸輒挂其壺而躍入焉長房為市掾見而怪之就傳其方一旦別長房去莫知所終蓋神仙人也其所挂壺處則此樹是也至今百姓道之疑以為仙者不死故其物亦壽也漢以

來九百餘歲矣常草木所不能待也此獨存是其異者一也察其根則糾結而膠繳察其榦則空虛而穿穴察其葉則柔弱而繁澤是其異者二也條之下垂蔕之上屬側穿復出大者合抱小者徑尺環之成林是其異者三也挾可異者三汝南人世世傳之而莫能正其名故通謂之大樹云夫天下之物未可以理窮則未可以類推也彭祖𪉼冥靈𪉼其或使之𪉼吾惡乎知之咸平二年有為壺公祠者不能久遂廢慶歷初夏丞相守此邦

乃益新之于是民之祈福祥者士之攻技術者吏之覽方俗者常至其下嗚呼能使此樹不朽未必非壺公也能使壺公益聞者未必非丞相故作記以信來者刻之廟中

先秦古器記

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識皆科斗書為古學者莫能盡通以他書參之逌十得五六就其可知者校其世或出周文武時于今蓋二千有餘嵗矣嗟乎三

王之事萬不存一詩書所記聖王所立有可長太息者矣獨器也乎哉兑之戈和之弓離磬崇鼎三代傳以為寳非賴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孔子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衆不可概安知天下無能盡辨之者哉使工模其文刻于石又并圖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終此意者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謚廼為能盡之

林華觀行鐙記

某獲一銅器刻其側曰林華觀行鐙五鳳二年造第一不知何所用按漢書五鳳宣帝年號其歲丙寅到今嘉祐壬寅一千一百一十七年矣又刻其柄上爲扶字皆秦小篆也

龍雀刀記

右一刀往年築青澗城掘得之其鐵精利其環爲龍身而烏喙蓋赫連勃勃所作大夏龍雀者也勃勃使其臣作銘曰大夏龍雀威服九區然今不見銘處或歲久磨

滅歟將其時雖有銘亦不皆刻之歟

貞觀刀記

右一刀以金錯其背曰真觀十六年并州都督府造鍔刃匠蘇四等造專當參軍事王某物勒工名蓋古制也其字體勁金亦精好足以明當時總核名實百工所制作後世鮮及之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公是集卷三十七至四十二

侍講學士臣羅國俊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吳廷選

公是集卷三十七

宋 劉敞 撰

義

士相見義

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

也者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為志諸侯以一度為志卿以有禮為志大夫以進退為志士以死節為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摯也者執斯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惟君受摯者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于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于摯以言其以道親也苟而合惟小人而不恥者能之

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押也可遠也不可
疎也賔至門主人三辭見賔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
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
而爭奪興于末者未之有也人苟為恱而相親若者末
必爭苟為簡而相親若者末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
人道之大端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邇于辱也所以使
人審其交而無邇于禍也惟仕于君者召而往未仕而
見于君者冠而奠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茅之

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于國所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利而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為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公食大夫義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之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為愛弗勝其敬食為敬

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于大門内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于大門内所以順其為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于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于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于東夾南

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北上内官之士在宰東北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儀也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葅醢士設俎公設犬羮然後宰夫設鉶啓簋言以身親之也賓徧祭公設粱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為懇懃也賓三飯飯粱以湆醬此君之厚已也賓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

歸于賔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賔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飴馬惟恐其不足于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于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者

也孔子食于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飧主人辭曰不足飧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雖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致仕義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仕請引籍校年而卻之天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忍督迫之而以詔書告戒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若也甚矣夫其非天子

之意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義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
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
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于是乎有几杖之賜安車之
錫所以致留之意也君留之臣曰不可貪于人之榮不
可溷于人之朝不可塞于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
不彊焉義也毋奪其爵毋除其祿毋去其采邑終其身
而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
大臣讓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

為臣者不四十不祿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仕四十而祿為不惑也五十而爵為知命也七十而致仕則以養衰老也不惑故可與謀大事矣知天命故可以受大寵矣養衰老故可以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為道也非為食也為君也非為已也為國也非為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致仕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以盡其力而況士大夫乎是雖誠賢也雖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

之至也臣曰為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當社稷之役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苟旦暮之利矣全而歸焉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恩御臣臣以義事君貪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不然仕非為道也而為食也非為君也而為己也非為國也而為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恥也是以當老者上雖屢督教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痛詆發之猶莫顧也此無他廉讓之節不素厲而賞罰之政混

也然則奈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于恩而轂于義必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則貪位而害民蠹國均之二者莫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問其齒焉察無功者而必廢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不出于有功廢不遺于無功也則震而自謀矣震而自謀則賢不肖去與就決矣如是亦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以損吾義哉今夫無功與有功者皆雜然莫辨也彼所以得偷容于其間也故夫偷容之人而欲其畏義由禮以自潔于繩墨

之外是難能也聖王之治也非禮義所誘則毆之以法毆之以法亦不廢其禮義之指此故法之毆也嗚呼為致仕而卒以法毆也不已薄乎其亦出于不得已為之者乎然則又何憚而不為哉

投壺義

古者投壺之禮主人以賓燕而後投壺也燕者禮之輕者也輕則易易則褻褻則慢酒之禍恒由此作是以君子惡其褻以慢也為壺矢以節其禮全其歡也君子之

于人苟有以歡之必有以禮之苟有以禮之必有以樂之苟有以樂之必有以言之賓者所法也非法人也所養也非養人也主人奉矢以親之言畢其身以事賢也主人三請不怠賓三辭不煩尊禮重樂之義也尊禮則敬矣重樂則和矣敬以和故上下能相親也君子之所異乎人者其惟易事而難說乎不褻其接所以致難說也主人拜送賓辟賓拜受主人辟授受之禮也授受者人道之大也不可以不敬也拜以敬之也勝飲不勝者

罰也辭不曰罰曰養不尚人以勝也不恥人以不能也
飲曰賜灌不恥過也不忌人以勝己也故尚人以勝則
矜恥人以不能則怨自恥其過則忿忌人以勝也則懟
矜以怨忿以懟此辨訟之所由作也勝者有爵貴也有
馬甯也内不失其樂外不失其功然後富貴可保也投
順為入不順雖入不釋明順而後有功也樂以貍首以
順為節也侍于先生長者不角不擢馬以順為禮也順
為功故弗非也順為節故節可守也順為禮故禮不悖

也故曰古之君子乎不必相與言也以禮與行示之而已矣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辨

祭法郊廟辨

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傳曰禘大祭也禘者帝也帝者先王之配天者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所以明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也郊者祭天也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天者物之本也祖者人之始也所以致尊極之意祖宗者廟之不毀者也古者天子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曰有二祧祧之言超也遠廟也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凡祖考之廟皆迭毀也其不毀惟有功及有德者或謂之祖或謂之宗祖者非太祖也言後世述之也宗者非宗祀也言後世尊之也何以

知祖非太祖宗非宗祀也曰文王非周太祖武王非周宗祀也周人祖后稷周公宗文王何以知祖者後世述之宗者後世尊之曰商有祖甲祖乙皆非太祖又有中宗高宗皆非宗祀也曰夏后氏不郊顓頊而郊鯀何也曰祖者必有功有功則廟不毀鯀無功其廟毀故推以配天嚴父也商人郊冥何也曰冥諸侯也未受命不可稱祖宗其廟毀久矣故亦推以配天也因是以見非天子不禘非天子不郊非天子不建祖宗非有功德不為

祖宗非有祖宗無不毀廟鯀無功故不敢食于廟而食于郊食于廟為必毀食于郊則世世修之此禹之孝也冥無廟故不敢與于祖而食于郊與于祖為必毀食于郊則世世修之此湯之孝也因是以見廟已毀雖有功猶不可復立春秋曰立武宫蓋刺之也郊者祭之至尊者也或配以祖或配以父三代異物有近有遠其祭不同其所以嚴父配天一也曰然則夏之郊也以顓頊商之郊也以冥而禮運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

何也曰湯放桀封禹之後以上公還鯀而郊禹武王殺紂封湯之後以上公還冥而郊契祭法之言者言其始也禮運之言者言其末也是以二者不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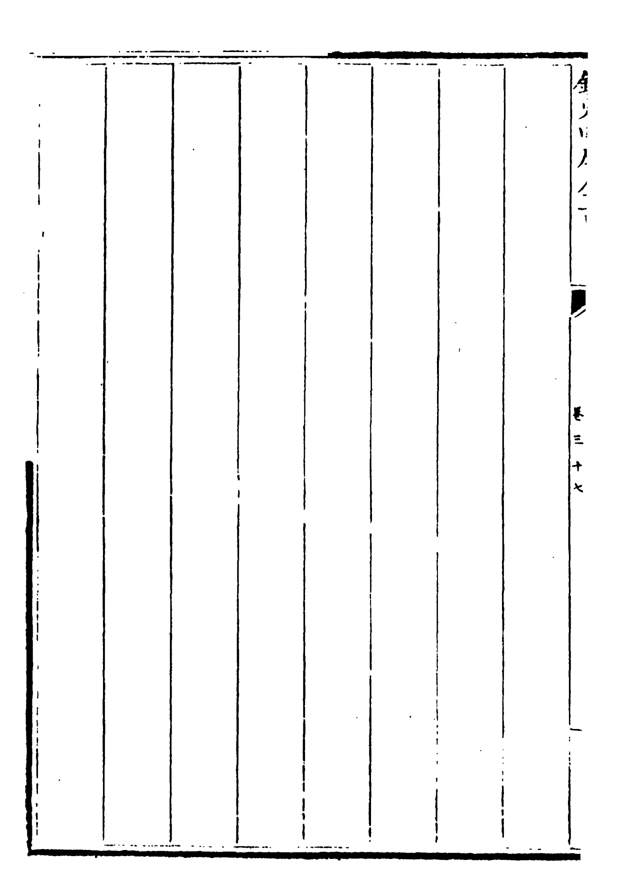
君臨臣喪辨

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事之斯為臣焉使之斯為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寄宗廟焉爾寄人民焉爾夫若是其孰輕之故君有慶臣亦慶君有戚臣亦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尊卑

異而已矣雖于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棄生也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也是教之背死也禍莫甚于背死而忘生苟為背死而忘生故不足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于人者不變于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茢何為乎諸臣之廟哉或曰于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固亦周之末記也昔者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邱聞之也敝帷

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之貧無蓋也亦與之席焉夫不以賤而棄之為有勞也夫不以死而欺之為有生也勞雖賤不棄也死雖狗不欺也而況于君臣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雖然必有以也古者人君非弔喪問疾不至乎諸臣之家非弔喪問疾而至乎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謔故君弔于臣使巫祝先釋采于廟門然後入釋采者告有事也或失其義而謂巫其祓之乎昔魯襄公嘗朝于荊

荆君死荆人曰公必親襚魯人辭不得命則使巫祝以桃茢祓而先莅殯之也由是觀之則魯襄公為之也曰君臨臣喪不以桃茢先則君信之矣二人執戈以前也非惡之也曰豈謂是哉君之行固必有衛之者矣況諸臣之家乎昔者楚公子圍會諸侯于宋將升壇使兩人執戈設服離衛諸侯之大夫皆知其為君也如苟惡之而已會于宋何為惡之哉



公是集卷三十八

宋 劉敞 撰

論

易本論

易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何謂也曰太極者天地之先也未有清濁未有剛柔未有上下未可以物名故謂之太極也太極將判則清者始上濁

者始下上下絪緼而未可以天地名有其儀而已矣此之謂太極生兩儀也離乎兩儀之中芒芴之間是始有水火木金土之象是始有一二三四五之數是始有東西南北中之位而未可以五行稱有其象而已矣此之謂兩儀生四象也一三五者陽二四者陰陽之數九陰之數六因其九而三之則得乾因其六而兩之則得坤此之謂參天兩地此之謂乾元用九坤元用六且夫天者積陽也地者積陰也凡積之類老老則能變矣故乾

一變而得震坤一變而得巽乾再變而得坎坤再變而得離乾三變而得艮坤三變而得兌此之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之謂四象生八卦也或曰子言則美矣理則深矣願聞水之所以一火之所以二木之所以三金之所以四土之所以五其先後多少之序者氣耶數耶曰氣也亦數也兩儀之氣合而生沖和之氣生于子者黃鐘也其位北方當十一月而一陽生故水數一也黃鐘之氣下生林鐘林鐘者未之氣也其位南方當六

月而二陰生故火數二也林鍾之氣上生太蔟太蔟者寅之氣其位東方當正月而三陽生故木數三也太蔟之氣下生南吕南吕者酉之氣也其位西方當八月而四陰生故金數四也南吕之氣上生姑洗姑洗者辰之氣也其位東南當三月而五陽生故土數五也故因其先後之序而數之則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因其陰陽之位而數之則亦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此自然也曰子之言者蓋五象而謂之四象何也曰土者兩儀

之别也先四象而生後四象而用四象頼之而有故不名一象而寄其位于東南也東南者辰也胡不寄之西南而寄之東南土者非有正居也順取一位而已矣曰黄鍾者冬至之氣也一嵗則一至十嵗則十至而子以能生謂四象何也曰是乃所以能生四象也天地之氣一而已矣其之北者則為寒其之南者則為大熱其之東者則為大温其之西者則為大涼寒謂之水熱謂之火温謂之木涼謂之金天用其精地用其形而人不知

耳苟明其一歲一至十歲十至推而上之至于千歲千至萬歲萬至又推而上之至於未始有物氣之至也有止乎又何恠不生四象哉曰請問天有六陽自子至巳地有六陰自未至亥今黄鍾生陽則宜傳之大吕而反傳之林鍾何也林鍾傳之太蔟則是矣太蔟傳之南吕又何耶此為復有一陽氣乎固同物也曰此自同物而陰陽有尊卑授受有順逆耳陽尊陰卑尊者專其位卑者不敢專其位必寄之于其衝以求就陽也故黄鍾下

生林鐘而大吕之氣應者寄之大吕也太蔟下生南吕而夾鐘之氣應者寄之夾鐘也姑洗下生應鐘而仲吕之氣應者寄之仲吕也𧿹賓上生大吕而林鐘之氣應者寄之林鐘也夷則上生夾鐘而南吕之氣應者寄之南吕也無射上生仲吕而應鐘之氣應者寄之應鐘也此皆其衝也此之謂妻道臣道地道故妻從夫臣從君地從天其義一也曰請問乾坤生六子而乾坤六子並列乾居西北坤居西南何也曰八卦者皆出四象四象

生八卦則八卦不得不並列也其位有先後耳乾者天也天道貴陽陽者皆屬天坤者地也地道貴陰陰者皆屬地陽始于子終于戌置乾于子戌之間者此陽之終始也陰始于未終于酉置坤于未酉之間者此陰之終始也曰何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曰衍者積也天地之數始于一積于十聖人參天兩地而倚數故衍天之參則為三十衍地之兩則為二十所以參天兩地而不一天兩地者一不可用也故乾積三坤積二兩

不積一一者乾坤所不用是以其用四十有九何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皆老陽老陰也何為皆老陽老陰也乾無少陽坤無少陰也然則老陽何以九老陰何以六曰乾積三以為九故老陽九也坤積二以為六故老陰六也少陽何以七少陰何以八曰老陽則生少陰老陰則生少陽陰陽之相生猶環之無端陽道作息陰道作消七者言益一于老陰也八者言損一于老陽也易何以獨用七八九六為占乎曰天

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皆五行也五以上為道五以下為器聖人用其道以畫卦用其器以推數土者四時所不載也故上則并于四彖下則遺而不用此聖人作易之本也何謂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曰索乾者為陽震也坎也艮也皆乾之索也索坤者為陰巽也離也兌也皆坤之索也乾之索皆一陽二陰非多陰歟坤之索皆一陰二陽非多陽歟何謂陽卦奇陰卦偶曰震一也巽二也坎三也離四也艮五兌六

也是奇偶也陽必畫五而後卦陰必畫四而後卦是奇偶也何謂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曰陽者君之象陰者民之象陽者君子之事陰者小人之事陽卦一陽而二陰非一君而二民歟陰卦二陽而一陰非二君而一民歟一君而二民非君子歟二君而一民非小人歟敢問二君而一民奈何曰執德不一斯二君也政出多門斯二君也有國家天下而不能守賢聖將因而興百姓各擇主而歸之斯二君也此

所謂小人之道也

重黎絶地天通論

昔天地之始判也清者在上濁者在下在上謂之陽在下謂之隂其已久矣然而書獨曰重黎絶地天通何哉曰凡天地者名也清濁者體也隂陽者氣也是雖人物而有上下之異然其治乃反在人人者天地之心也故人道治則天地適其位清濁安其常隂陽辨其序人道不治則上下交亂矣其名雖不變其體雖不雜其氣雖

不改然其政擾矣故古之治天下者必有神民之官以序天地蓋惡擾也凡親上者本乎天者也親下者本乎地者也是以神之事皆屬天民之事皆屬地毋以民亂神毋以神惑民則天地之道得矣然則上下不位乎陰陽不安乎幽明不别乎所謂重黎絶地天通者此也昔覲射父既言其略矣未盡其方也則世雖有重黎而欲絶地天通何由哉吾請言其方凡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卿

大夫三廟士一廟天子祀以犢諸侯祀以牛卿大夫祀以羊士祀以豕天子有禘有祫有享有薦諸侯祫而不禘卿大夫享而不祫庶人薦而不享天子以公為尸諸侯以卿為尸大夫士以孫為尸天子事尸十有二獻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天子之祭天下助諸侯之祭一國助卿大夫之祭一邑助士之祭朋友助天子舞六代之樂諸侯舞時王之樂大夫以下不樂也故貴賤有禮上下有等而不相逾所以治神也士以德農以力工以巧

商以利二十而冠三十而娶五十而衣帛七十而食肉不耕者祭無盛不績者喪無服不事事者出夫家之征師教之也宗收之也友攝之也吏治之也卿賓之也生有所依死有所歸不犯非禮不慕非福則人勸其業而刑是用措所以治民也此可謂絶地天通矣今庶人而得祭天地旅山川祀非其鬼卿大夫不得立宗廟可謂治神乎庶人服侯服食侯食居侯居男不耕女不蠶起而相隨以事神為俗無父子之親無君臣之節下者乃

為巫祝畧計天下常百萬人可謂治民乎由是觀之重黎之業已矣然則天地不通乎人神不擾乎上下不瀆乎百事不廢乎嗚呼明吾言者可以治天下矣雖使重黎復生何以易此哉

師以賢得民論

先王治天下有不勞而民自為正者治之至也不勞而民自為正者其惟師乎天地生之父母養之而師教之然後內可以事親外可以事君大可以治民小可以治

身矣故師者非他也所以使人知事親之道事君之義治民之術治身之法者也有人于此内不足事親外不足事君大不足治民小不足治身則禽獸無以異矣知自別于禽獸則必從師以學之故師者非以飲食望人之口也非以財利鈎人之心也非以權勢制人之力也非以名譽飾人之意也以仁為本以禮為教以樂為和以信為符使人乃誘然而歸之翕然而隨之故有國家者恃之以化良民焉恃之以得賢臣焉故師者常與人

君分天下之治者也位不同耳名不類耳權不及耳衆不如耳不然殆無以異是以先王知其若此也則重師之禮以繫邦國之民也民誠從師耶則是下已善矣民誠不從師耶則是下已惡矣善惡之端皆出于師故師不可不重也是以先王制事師之禮雖于天子無不北面言有君之尊也制喪師之禮雖于諸侯無不三年言有親之戚也設用此等故能使師重于世矣凡傳學者說義必稱師聽從必盡力說義不稱師命之曰背聽從

不盡力命之曰畔背畔之人世主不以為臣世士不以為友鄉里賤之宗族疏之設用此等故能使師信于時矣然後天子按已教之民已成之俗而施政令焉何難哉今夫上不以師為意則民不可得而繫也民不可得而繫則散矣是與彼無牧長宗主一類也此之謂要道故冢宰執而司之使師之道達于天下而無背畔乎是冢宰之職得也師之道不達于天下而背畔多乎是冢宰之職失也冢宰者治本而不治末者也舍九兩而任

簿書求以繫民不亦遠哉鄭康成以為師者諸侯師氏之官是守章句者也得其一不得其二者也未及知先王之治不勞而民自為正之道者也夫師豈獨師氏之官哉師氏豈獨諸侯之臣哉故大司徒之職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一曰聯師儒師則以賢得民者矣儒則以道得民者矣而曾以為異乎

三代同道論上

古者有言夏后氏尚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救野莫如敬

商人尚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救鬼莫如文周人尚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救僿莫如忠三王之道若循環此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聖人之道同而王者之政一同也故能同不同一也故能一不一同者道也不同者物也一者德也不一者俗也故自伏羲氏神農氏黄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天下之生久也一盛一衰一亂一治然而所以盛者常同所以治者常一何以言之凡聖王之後而至于衰者非其道衰也物

使之衰也其使之亂者亦非其德亂也其俗使之亂也繼而起者明道以待物則衰遠矣正德以訓俗則亂遠矣故可以革物者道也而道未嘗革可以變俗者德也而德未嘗變夏后氏有天下四百餘歲桀為無道顛覆禹之典型夏人不忍成湯伐而放之四海之內歸之如一非叛夏也以成湯為能復禹之績也故仲虺稱之曰天錫王智勇纘禹舊服此之謂也商有天下六百餘歲紂為無道顛覆湯之典型商人不忍武王伐而殺之四

海之内歸之如一非叛商也以武王能反商之政也故武成曰乃反商政政由舊此之謂也故湯復禹之績則得禹之天下武王反商之政則得湯之天下當是時也禹没而復起湯滅而復見同焉而已矣一焉而已矣安得忠敬文之三而異之且夫忠也敬也文也是三者之于道本末也表裏也相待而成相須而行者也不可一日離而以為千嵗而代興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奚以謂之凡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夫婦之親賔友

之好長幼之序此所謂人道之大端此人道之大端非忠則不足以相懷故先王之爲禮必本于忠忠也者禮之本也然而不敬則忠不見故先王表以敬敬也者禮之體也然而不文則敬不昭故先王等之以文文也者禮之成也是先王非尚此三道也其變節次序不相緣則禮不立然而相緣之甚密喘而言蠕而動一皆雜于是有隆有衰有左有右而已矣是以發于內者則隆于忠接于外者則隆于敬旁暢曲巧極物之變則隆于文

惟君子能體之能體之則能言之能言之則能述之未有文而不原于敬者未有敬而不因于忠者也未有忠而不敬不文能成其忠者也故曰三者之于道本末表裏也相待而成相須而行者也不可一日離然而以為千歳而代興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

三代同道論中

古者有言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商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此非君子之言好事

者飾之也夫聖賢之治國家天下所以率民而教之有達貴者有公貴者有私貴者有無貴者德者其達貴也爵者其公貴也親者其私貴也至于富則無貴也所以謂德達貴者德之于天下無所不貴在朝廷貴于朝廷在鄉黨貴于鄉黨在市井則貴于市井在夷狄則貴于夷狄是百王之所同故謂之達貴所以謂爵公貴者爵之敬在朝廷則伸在宗族則屈是又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公貴所以謂親私貴者親之愛在宗族則伸在朝

廷則屈是又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私貴此數物者人情之紀王事之本聖人所不能奪也是以推而任之推而任之故以德王天下以爵尊朝廷以親定宗族以德王天下故天下不可不貴德以爵尊朝廷故朝廷不可不貴爵以親定宗族故宗族不可不貴親三者不失其處則王道成三者失其處則王道不成是以有九德者治天下有六德者治一國有三德者治一邑有一德者治一職此所以見德之貴也治天下者爵天子臣兆民

治一國者爵諸侯臣萬民治一邑者爵大夫臣陪隷治一職者爵為士臣輿皁此所以見爵之貴也雖為天子必有父雖為諸侯必有兄故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期之喪達乎諸侯大功之喪達乎大夫其在宗廟則皆以齒此所以見親之貴也其義並隆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措之而安施之而通王者之盛也未有能尚其一而遺其二者也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所以謂富無貴者彼富非德之脩也非爵之隆也非親之懿也

以世祿多財先人而已矣則為義者必恥之為政者必疾之是又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無貴然而商人貴富則是以商人之為商者殆乎秦之為秦者也昔者秦有天下右貨而尊利以昉于滅吾未始知秦之所以滅非敝于商人貴富為之禍也昔者魏有天下棄親而崇勢以昉于滅吾未始知魏之所以滅非敝于夏后氏貴爵為之禍也昔者晉有天下侈親而滅制以昉于亡吾未始知晉之所以亡非敝于周人貴親為之禍也故聖人

不然以德王天下以爵尊朝廷以親定宗族三者並隆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有偏而不起者則亂矣豈及于虞夏商周異世而貴之哉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

三代同道論下

古者有言夏人尊命商人尊神周人尊禮此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彼謂命者四時政令所以教民云爾是非夏之道也夏后氏以建寅為正其數得天子以下

政令宜此有由然者也非固以為道而尊之也彼謂神者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君云爾是非商之道也夏之末山川鬼神莫能億寧而葛伯不祀成湯誅葛而放桀正天地之祭定社稷之禮修山川之典此亦有由然者也非固以為道而尊之也彼謂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摯交接相施予云爾是非周之道也武王伐紂天下之諸侯會于孟津者八百餘國既入定商駿奔走執豆籩受命于周廟武王于是班宗彝分寶玉奇貨以懷諸侯諸

侯裨冕搢笏射乎太學養老乎東序耕乎籍田此亦有由然者也非固以為道而尊之也若夫聖人之治王者之法宰制萬物藪覆天下則此三者無不修也無不謹也不能以一廢矣故當其尊命則雖周由夏也當其尊神則雖夏由商也當其尊禮則雖商猶周也何以言之耶民事則尊命鬼事則尊神王事則尊禮同時可也同日可也同月可也當其義則今所尚者先不當其義則向所先者後後者復先先者復後一物不應而亂起矣

豈及于夏商周異代而尊之哉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夫好事者知三王之異物而不知其道之同也知三王之異俗而不知其德之一也道者所以革物而非革于物者也德者所以變俗而非變于俗者也故三王之所改者正朔緣于歷而改律呂緣于聲而改都邑緣于地而改徽號緣于色而改樂舞緣于功而改官職緣于事而改田賦緣于俗而改械用緣于便而改及夫以性為內以情為外以名為制以禮為體此所謂道

德之本也夫茍不可改則忠也敬也文也三代同尚矣德也爵也親也三代同貴矣命也神也禮也三代同尊矣奚獨三代哉吾以此推之昔者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封于太山禪于梁甫者七十有二君其實一也

四代養老論

養老蓋以盡孝慈也劉子曰以養老莫善于燕莫不善于饗而食次之以養義莫善于饗莫不善于食而燕次

之周人備矣所謂養老者養其體者也故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豆籩脩其簠簋奉其犧象謹其祓除于是乎體解折節而共飲食之又為折俎加豆是以惠豐而德洽民之見者以為盡心也莫不加愛焉故莫善于燕夫饗所以訓恭儉也而養老所以充氣體也修其物篤其意而不得躬之酒盈而不飲肉乾而不食設几而不倚一獻而百拜惡在其惠也故莫不善于饗是有虞氏所以不從也所謂養義者養其賢者也年者

天下之達尊也爵者天下之達尊也以達尊之爵養達尊之年其意猶不敢褻爲之故一獻而百拜民之見者以爲至恭也莫不加肅焉故莫善于饗夫養義者貴其養志也若曾子之養曾皙者也而食者無百拜之恭無一獻之節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元之養曾子者也民之見者可易也故曰莫不善于食是夏后氏所以不從也雖然三聖之作非以相反也養老以彼養義以此所以尊其年尚其德也尊其年仁也尚其德義也仁且

義所以天下無所為而晏然矣故周人通其道達其意修而萬用之萬之是謂大備不可改矣孝之道達則子咸若悌之道達則幼咸若登歌清廟則君咸若下管象武則臣咸若所以慮之以大受之以廣行之以禮修之以孝紀之以義終之以仁一事舉而衆美具焉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之謂也

公是集卷三十八

公是集卷三十九

宋 劉敞 撰

論

救日論

春秋左氏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又曰非正陽之月不鼓臣以為過矣夫聖王所甚畏而事者莫如天天神之最著而明者莫如日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

表也日有食之天子則伐鼓于社諸侯則伐鼓于朝非為慕迂闊而塗民耳目也明其陰侵陽柔乘剛臣蔽君妻陵夫逆德之漸不可長也如是則奚救奚不救奚畏奚不畏哉丘明之言使諛臣依以謟其君邪臣資以固其身臣請辨之幽王之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則二分矣安在其不為災者歟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夏之季秋非正陽也安在其不鼓者歟由此觀之

日食之必可畏必當救也無所疑矣夫諂諛姧邪之臣出則朋黨比周以遂其私入則詖偽欺罔以濟其欲固日夜無須臾之間惟恐君之覺已也日有食之是將喜焉庸肯斥言災異以儆于上哉是以或至于陵夷而猶不悟魯季孫漢張禹是也昔者季孫意如之專魯知日食之為傷其君而不憂也卒逐昭公張禹之仕漢知日食之為害國而不告也卒成王氏嗚呼變所從來微矣為人上者可不察哉可不察哉

城郢論

子囊為令尹城郢君子稱之曰忠矣能衛社稷囊瓦為令尹城郢君子譏曰畢矣必亡楚國夫楚一也子囊囊瓦令尹等也城郢均也子囊以取褒囊瓦不免于貶何哉君子者固譽成而譏敗乎論之曰否昔子囊之為令尹也修法制舉賢才附百姓親鄰國所以守其四封者已遂矣惟郢之未城于是城郢則豫患而已矣安得不謂之忠囊瓦之為令尹也則不然遠忠直比讒諂貪

愎無厭遂過不更百姓怨之諸侯怒之所以守其四封者已小矣惟郢之可城于是城郢則外民而已矣安得不謂之卑夫外民民亦外之此囊瓦所以亡楚也事固有同功而異情同迹而異論者此之謂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設險之與恃險豈得同哉設險者彊恃險者亡故先王制城郭溝池所以立固而非固之本也制鄉遂都鄙所以便守而非守之本也制師旅卒乘所以建威而非威之本也本之所在在德義在知人在安

民必有其本然後城郭溝池可得而固也鄉遂都鄙可得而守也軍旅卒乘可得而威也故政有本末事有先後無後其所先而先其所後則天下可治百官可任萬民可附四夷可服惟明者而後及之非囊瓦之所能見矣

不朽論

士之不朽者三所以本者一也德能服人則不朽功能濟時則不朽言能貽世則不朽雖然本之者德而已矣

德者仁義忠信之謂也內著于其外達則其功也窮則其言也故德者本也功與言者末也處世高名澤及于遠謀而世用之行而世信之則功必立處世卑名澤不及于遠謀而世弗用也行而世弗信也則言弗著故功者以德為功者也非俗之所謂功也言者以德為言者也非俗之所謂言也俗之所謂功者規一切者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則有彊兵之功壞井田廢什一困百姓之力實府庫之藏則有富國之功

以詭譎為機以刑法為驅以君心為度以巧偽為制若是而已矣俗之所謂言務無用者也飾名數以干禮合章句以導諛為曼衍以詭俗務名譽以邀利大不可施于朝小不可教于鄉以靡麗為精以辯異為奇若是而已矣是以德也功也言也判而為三嗟乎君子之道所以隱也功非其功矣言非其言矣然而世猶貴功而尚言自以謂不朽吾未始知其誠不朽也夫世之士既無以明功與言之端又因見世俗之功而趨之閧世俗之

言而美之自以太上立德不可及也嗚呼則是以功與言常必去德而獨存者也喪其本矣申商也孫吴也儀秦也楊墨也何可勝言哉

仁智動靜論

稟天之性剛健中正純粹明白生而知之者是謂仁矣貧賤不能憂富貴不能淫死生不能變乘物而用循理而動率性而行推分而安是終始本末不出于靜故孔子曰仁者靜也靜莫如山山之為物天質自然一成而

立亘萬世而不變損之者難益之者易可謂能靜矣故孔子曰仁者樂山也夫貧賤不能憂富貴不能淫死生不能變者固不知所謂貧亦不知所謂富不知所謂賤亦不知所謂貴不知所謂死亦不知所謂生者也審乎自得得乎無假若是則何壽如之矣故孔子曰仁者壽也夫智者亦禀天之性而不能純粹有所好惡有所嗜慾有所喜怒有所偏溺不學則不知其道不問則不知其惑是故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日夜不厭就有道而正

焉損其好惡損其嗜慾損其喜怒損其偏溺以求入大中之檢合聖賢之度使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而後可已矣是終始本末不出于動故孔子曰智者動也動莫如水水之為物源于山而赴于海盈科而後進見險而不止以求遂其志之所趨必放乎平而止增之則深益之則廣可謂能動矣故孔子曰智者樂水也夫損其好惡損其嗜慾損其喜怒損其偏溺非自苦也其心見道理之顯然所以去不善而就善以自悅矣

故雖見外物而不遷雖處汙世而不易如是則何樂如之矣故孔子曰智者樂也夫仁者以安仁為静智者以利仁為動安仁者本于誠而明之利仁者本于明而誠之誠而明之不亦静乎明而誠之不亦動乎誠者天事也明者人事也天事故静矣人事故動矣雖然茍誠而不明雖静未可謂仁是以顔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也明而不誠雖動未可謂智是以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也夫顔淵可謂能仁子夏可謂能智欲求仁

智之動靜者舍二子亦何覿乎或曰旣謂之仁者靜矣又曰克己復禮何哉應之曰仁內也禮外也仁者難以與人共而禮者所以并容也是故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夫顏子之克己復禮乎俯而就之耳亦何適而非靜哉

博施濟衆為聖論

仲尼之門問仁者多矣以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子路之勇冉求之藝猶未備仁之稱也至于子貢問博

施于民而能濟衆則遂以為聖何哉嘗試論之所謂博施者殆非俗之所謂博施矣所謂濟衆者殆非俗之所謂濟衆矣彼俗之所謂博施者不過以散利布惠為言俗之所謂濟衆者不過以分災救患為解必若是則賢者亦能及之何待聖哉必若是則有國家天下者乃能行之賤貧則不能矣是貧賤必無聖人哉此皆計功而言不足以知仲尼之意明聖人之道者也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

其吉凶是以在下位則化育萬物物盡其性而不見其迹可謂博施濟衆矣在上位則陶冶百官官服其體而不得其名亦可謂博施濟衆矣豈獨欣然以散利布惠為美談分災救患為己務哉夫散利布惠分災救患可勉強而暫為則是聖人亦可忽然而暫到也聖人之神不可暫到則散利布惠分災救患非聖人之任亦已明矣以謂不然復效以事夫仲尼在下者也隨之者三千之徒或智或仁或過或不及莫不盡其性得其欲皆可

以治天下則其施不亦博而濟不亦衆乎堯舜在上者也億兆之衆或賢或愚或善或不善莫不安其教樂其生而不知為之者則其施不亦博而濟不亦衆乎故聖人法天者也天之道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如聖人必散利布惠而施必分災救患而濟是非天矣何足稱哉或曰散利布惠分災救患非聖人之任然則是仁者之事乎曰亦非也使仁人在下乎苟免于窮困亦幸矣何暇及人使仁人在上乎則利不待散而均矣惠

不待布而廣矣災不待分而民懐矣患不待救而物遂矣然則散利布恵分災救患者賢人之業其功名可數者也

畏天命論

傳曰畏天命夫天命可畏而未有能知者也惟聖人然後知之所謂天命者非諄諄然接乎人者也害于民謂之孽變于常謂之異動于氣謂之沴發于色謂之眚逆于類謂之祥雜于俗謂之妖著于天謂之象是故有以

興有以亡有以敗有以成惟聖人然後能見之識之識而名之所謂性與天道者也非聖人則不能知之故古之君子務畏天命而不務知天命也夫非聖人而務知天命者吾見其不能且不信矣古之君子其畏天命也開一異則怵然懼見一祥則怵然懼未知是之為善歟為惡歟怵然懼而已者吾知畏而止矣是故其守也約其行也慤妖祥之事休咎之說付之耆龜瞽史而不勞吾心吾非不願知天命也天命固不可知也强求知之

是不誣天必且誣人昔夏之衰也龍降于帝庭其漦為物而卒喪周周之衰也麟獲于魯沙鹿之崩也晉史卜之曰後六百歲而聖人興夫若是者其孰能知之此聖人所獨知也故曰莫若以畏仲尼在陳聞魯有火曰其桓僖宮乎夫聖人之于天命有不待卜矣湯之時八年七旱湯覲之南郊而禱焉曰政不一歟民失職歟宮室營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由是覲之湯且不知也然而古之君子有曰天命也可推類而得可覲象

而察自董仲舒咸有是言離之合之文之飾之大者篡亂其次賊虐然則非實使之其啓有間矣夫天命決不可知求知天命者以謂尊天也然而不得其指不殆乎以天欺人乎古之君子莫惡乎以天欺人以人欺人猶不可而況乎以天欺人者乎是所謂南面之禍也北面之賊也故善畏天者莫如成湯為國家若成湯可也

仕者世禄論

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禄而小雅亦譏絶功臣之類然

則賢者之治國也固官人以世守應之曰否非此之謂也凡士農工商者蓋通功易事相為用者也士以仁義農以稼穡工以器用商以貨殖士之所以為士者術也然而待農而食之待工而用之待商而資之農之所以為農者力也然而待工而用之待商而資之待士而治之工之所以為工者巧也然而待商而資之待士而治之待農而食之商之所以為商者利也然而待士而治之待農而食之待工而用之茲四人者世序其業而食

其勞是故明王之治也使仕者世祿使仕者世祿則農者世耕工者世巧商者世利矣德及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世天下德及一國者稱諸侯諸侯世一國是皆人君也非君無所世故雖卿大夫官以世也卿大夫莫之世是謂逼君春秋譏之故所謂世祿者世世有祿者非世世其祿者也故古者自卿大夫士之子不貳業幼則入小學長則入大學教之以詩書之訓禮樂之方正其齒辨其節齊其衣服明其辭讓業成而志定矣雖未就吏

而不累有司焉雖未執事而化民之端見焉至于三十然後試以事至于四十然後授以位至于五十然後命以爵然猶論辨而任之度財而進之使上無棄財下無棄人凡賢者之子孫公卿大夫之胄莫不在位矣能大者禄厚能薄者禄少如是而已矣此乃所謂世禄也及至後世富貴以其勢排㢮貧賤雖賢不得進雖老不得試而富貴者雖不肖與嬰兒猶乘父兄之尊列于朝廷是以為政者患其若此也則進孤寒疎遠以為公收管

庫盜賊以為名是兩者皆失也教之以其道則賢者可得論之以其材則能者可見限之以其年則學者不偷毋以其勢撓之毋以其親疑之則仕者皆世祿矣今不正其本以從先王而顧憂其末以反先王此固王道之不行于世也嗚呼行文王之政者天下必治矣

為仁不富論

凡天下有至理此盈者彼虛此厚者彼薄是自然之不可易者也故為仁者不富為富者不仁亦若此矣夫仁

人之為身必將先義而後利先德而後祿以禮為法以
智為輔以文為表以義為内非其道雖加千乘之利不
悦焉非其志雖加萬鍾之祿不取焉此仁人之所以為
身也此其為身所以無富之稱也及其為家則正其居
處以應法薄其奉養以應禮均其有餘以濟不足言其
利以去其貪此仁人之所以為家也此其為家所以無
富之名也及其為國愛民而時使之養民而薄斂之取
民而節用之幣帛寶貨與百姓共其利弗專有也藏之

于民而上下皆足此仁人之所以為國也此其為國所以無富之號也故小為一身大為一國取予施舍進退行止必出于仁而無富者矣雖然其無富乃所以為大富也故仁者雖一身而貧賤不能辱雖一家而萬乘不能奪雖一國而天下不能傾近者親戚安之賓友歸之遠者四鄰懐之九夷向之尚非大富乎彼為不仁者不然苟為一身而已力之所及將無不攘智之所及將無不取也故在下則盜在上則暴為倉廩至于使百姓無

以食為府庫至于使百姓無以衣可謂富矣然而不仁之患則又至焉是以昔者蚩尤誅滎夷滅桀紂亡非患財用之乏也非苦貨力之少也凡以身富而不仁也是以聖王制稅賦足以養百官備水旱制朝貢足以結諸侯通遠方然猶厚往而薄來輕費而廣施惡不仁也故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商貨利大夫不畜雞豚士不問什一所以遠利而近仁也所以厲風俗而禁淫偽也冉求為季氏宰不能改于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

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是觀之君子之富可知矣

公是集卷三十九